

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

黃漢強 程惕潔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出版

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

Analysis on Macao's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黃漢強 程惕潔 合著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5 年 4 月

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

作 者：黃漢強、程楊潔

編 輯：劉俊傑、周碧姬、容凱旋、鄧安琪、蔡永君

封面設計：林潤欽

開 本：14.8 X 21 cm

版 次：2005 年 4 月初版

出 版：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印 量：1,000 本

定 價：澳門幣 40 元

ISBN：99937-26-60-5

序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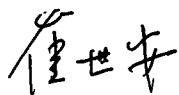
欣閱《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書稿，本人謹向參與此項工作的各位人士表示祝賀。

此份報告的出爐為深入研究新來澳定居的內地移民的各類課題提供了系統性、規範性的理論及數據參考，為瞭解他們的生活、事業、教育等方面的現狀提供了實例，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項目。

關注社會每一個有需要的人士，每一個群體，推動澳門社會和諧穩定的發展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有深度和廣度，有依據和有系統地認真研究每一個科研項目，是各位專家學者的職責。本人欣喜地看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五週年來，學術氛圍更加濃厚，一批專家學者積極抓住機遇，研究澳門社會發展可預見的新課題，值得鼓勵！

移民是社會發展每個階段的標誌，移民改變當地人口和勞動力結構，推動社會文化的演變，使其多元化；同時，移民融入社會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適應過程，需要培養他們對第二故鄉的親切感、主人翁感，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來投入澳門社會的建設，和全澳居民一樣，勇於承擔起各項義務和責任，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質素，作一個好公民，為澳門新時期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作出貢獻。

謹祝《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出版成功！



社會文化司司長

崔世安

二〇〇五年一月

序言二

澳門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際海港城市，其移民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以廣東和福建來的居民最多。各地移民世代辛勞、相濡以沫，和諧共處，推動澳門城市的成長及發展。

澳門主權回歸祖國前後，有數以萬計的內地新移民來到澳門。今後還有一定數量的新移民陸續來澳定居。他們生活狀況如何，是否能順利獲得安置，盡快融入澳門社會，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教，才有所用”等等，不僅關係到新移民本人的利益和福祉，也關係到澳門社會的安定祥和、興旺發達與外部形象。為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特別委託澳門大學，進行《新來澳定居之內地人士生活狀況與需求》大型調查。調查報告已經於去年完成，並於不久前公佈。

《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一書，是我校黃漢強先生和程惕潔博士兩位學者，在上述社會調查基礎上繼續發展完善而成的，它是回歸後第一本比較全面深入研究探討澳門新移民問題的專著。作者使用了“問卷調查”、“入戶訪談”、“歷史文獻”等多種研究手段和方法，因此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所得結論與政策建議等部分，也比較符合澳門社會的實際情況，對研究澳門社會狀況及發展有一定參考價值。

澳門大學校長 姚偉彬

2004 年歲末

內容摘要

一、澳門：一座移民港市

新來澳定居人士的生活狀況和需求，主體是指中國內地合法來澳定居未滿七年的人士，即本澳通常所說的內地新移民或簡稱為“新移民”。

“移民”(中國古稱“徠民”)是人口在地域之間作相對永久性的遷居。這個辭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動態角度，是指個人或群體在地域間的遷居活動；一是靜態角度，是指從一個地域(社會)遷移到另一個地域(社會)定居的人口。這些人口叫做移民。其中又分為國內移民和國際移民。本書是分析移民的主體而非移民過程，是內地來澳的新移民。

移民古來有之，中外皆然。400多年來，澳門本身就是一座華洋混雜的移民城市。華洋混雜，也是澳門居民的特點。可以說，澳門的興起、成長和發展，過去的輝煌和今天的璀璨，都是移民的汗水和智慧造就的。歷史上各時期從內地來澳定居的移民，其數量和質量，既同澳門經濟、政治、社會的因素相關，又與中國內地及周邊地區環境的因素相牽連。

人口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和條件，是社會生產力的主體，任何國家、地區和社會，都需要有適當的數量和質量的人口進行生產及非生產活動以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來支撐；同時，人口又是消費者，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物質資源。人口增長

是否適量適度，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是決定性的。因此，人口的遷徙移民，無論對遷出地還是遷入地，都有正面的作用和負面的影響。就遷入地而言，會構成所謂“移民問題”。研究“移民問題”，理性地認識移民及“移民問題”的規律性，與時俱進地制定正確可行的“移民政策”，化解“移民壓力”，幫助移民盡早適應社會融入社會，促進社會和諧與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在中國，自春秋戰國開始，就有思想家和朝廷命官關注移民問題，力主招徠移民增加人口以發展生產。所謂“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可惜的是，中國現存古人對移民問題的論著，大多零星分散，未形成對後代有重大影響的系統理論，目前世界有關移民問題的理論，仍是西方學者佔主導地位。其中最流行的一些移民理論，主要有“推拉理論”、“引力模型理論”，以及從經濟學觀點和社會等視角提出的移民理論等。

綜合各家之言，可以說，影響和引發人口遷移的移民因素，主要有四，涉及遷出地、遷入地、遷移成本效益及移民個人四方面。其中移民個人自身的條件、素質和理念是決定的因素；移出地及移入地的環境條件、生活素質及發展前景等造成的反差是經常性起作用的因素；遷移的成本效益(包括經濟、政治等成本效益)是影響抉擇的因素。這些理論觀點，在本澳 400 多年的人口演變中都得到印證。本書後面的相關內容中亦會加以運用，對“新來澳定居人士的生活狀和需求”的調查所得，做進一步的專題分析。

二、移民的動機與成本及其特徵

1. 內地移民來澳的動機，89.2%是“依親”即為了家庭團聚，其中41.7%是夫妻團聚，43.7%是子女同父母團聚，3.8%是父母同子女團聚。因此移民成本低，風險小，適應快，融入澳門社會容易。

2. 內地新移民群體的結構

- (1) 性別結構失衡，男少(30%)女多(70%)。
- (2) 年齡結構年輕人口型群體，撫養比低，老年系數低，勞力系數高。
- (3) 前居地高度集中，70%來自廣東，24%來自福建。
- (4) 文化程度偏低，文盲/小學程度佔四成，初中程度亦佔四成，高中佔一成半，大專或以上只佔2.5%。
- (5) 來澳初期，就業不易，保持原有職業更難，改行就業亦難，失業增加，失業率極高。
- (6) 個人工作收入低，工作時間長(六成以上超時工作)，休息時間不足(六成以上每週休息只有一天或半天，甚至從不休息)。

3. 家庭狀況

- (1) 家庭人口較多，八成的家庭收入來自薪金，收入微薄，一半以上的家庭每月人均收入在1,000元或以下，收入不穩定開支大，反映出有相當部分家庭在節衣縮食的情況下生活，表現出刻苦精神。
- (2) 六成以上的家庭擁有住宅，三成要租住；逾六成家庭的居住面積在 500 平方呎以下，37% 的家庭對居住環境表示“極滿意 / 滿意”，表示“不滿 / 極不滿”的佔 20%。
- (3) 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逾四成的家庭到政府醫院 / 衛生中心求醫，24%到私人診所，12%到鏡湖醫院；利用其他渠道的有兩成。35% 的家庭對總體醫療服務表示“極滿意 / 滿意”，18.5% 表示“不滿意 / 很不滿意”。
- (4) 對學校教育的需求，41%的家庭有學齡子女共1,450人，平均每家 1.7 人，其中失學或等待入學的佔 5%。一半的家庭對就讀學校表示“很滿意 / 滿意”，表示“不滿 / 很不滿”的只有 10%。

一般而論，移民徙至移入地，要面對四大問題：一是勞動就業問題；二是居住問題；三是醫療保健問題；四是子女入學問題。內地新移民移居到澳門也是如此。四大問題之中，為首的勞動就業問題，本報告下一章將做專題的分析研究，其他三大問題如上述，從中發現新移民中多數已暫時得到初步解決或者基本能夠應付，但是要做到基本解決而融入澳門社會，相信還有一個過

程，這個過程的長短和難易，因人和因環境而異。

三、勞動就業與生活質素

勞動就業，是每個人安身之本(謀生手段)和生活之源(生活保障)。內地新移民來澳後，首先面對的就是勞動就業問題，但並不容易。在前居地有職業的人士中，只有24.5%的人數找到本行職業，1/5(19.6%)要轉行，接近1/3(30.4%)失業和1/4(25.5%)落入非勞動人口行列。而在前居地屬失業人口和非勞動人口(主要是家庭婦女)的一群，有14.9%的人士找到職業。一般而言，在就業人口中，學歷較高的家庭，其家庭負擔較輕，收入和生活開支較為寬裕，生活質素比較高。在失業層面的人士，一般學歷比較低，家庭人口及學齡子女較多，收入較少和生活開支較拮据，生活質素較低。

四、對社會的滿意感與適應度

1. 做好內地新移民工作的最終目的，是使澳門回歸以後每年來澳數以千計的內地新移民，盡快適應澳門社會的生活與文化，從而盡早融入澳門社會，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為澳門社會的安定與繁榮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推動澳門的發展。無論是從理論上的分析或者實踐中求證，也無論那個國家、那一個目的地，新移民融入社會，首先決定於他們對社會的適應度，而社會的適應度來自於對社會的滿意感，而滿意感又來自於社會給他們帶來的移民效應和希望，但是此種效應和希望因人而異，最後決定於移民個人的條件、素質和追求。因此，從移民的不同角度不同層次

來研究新移民對社會的滿意感和適應度，把握他們從滿意到適應到融入社會的脈搏，對於做好移民方面的工作有重要意義。

2. 整體而言，內地新移民群體對本澳社會持基本滿意的態度，其中令他們最滿意的首選五項是“自由多”(29.9%)、“子女出路好”(15.9%)、“社會有人情味”(13.4%)、“福利好”(11.5%)和“社會平等”(9.6%)，五項合計佔80.3%。至於對社會生活方面(居住環境、醫療保健和學校教育)，35—50%的新移民感到很滿意或者滿意，40%表示“一般”認可，而表示很不滿或者不滿的不到20%，三項滿意感的分數都在“一般”的3分與“滿意”的2分之間。在社會援助和社會福利服務方面，滿意感只是一般而已，特別對社會援助的滿意分數則在“一般”以下。與此同時，他們亦表達了對社會“最不满意”的感受，其中89.8%的人士的最不滿意都集中在經濟問題，依次是：就業機會少(36.3%)、經濟不景氣(30.6%)、賭博色情多(12.8%)和貧富差距大(10.1%)。不過，對於內地新移民來說，“最不满意”的感受對他們形成的推力(離心力)，相信不會完全抵消“最滿意”的感受所形成的拉力(吸引力)，在“最滿意”的拉力的吸引下，促使他們設法提升自己的適應能力。誠然，在此過程中，還要視乎社會整體因素而定。倘若社會的整體因素向有利於新移民發展方向提升，他們會增強信心，克服困難，融入澳門社會。否則，他們甚至會走上街頭表達意願，個別甚至會鋌而走險。

3. 在新移民群體當中，表示對本澳社會“很適應/適應”的有一半以上(52.0%)，“不適應/很不適應”的只有11.0%，而處於一般狀態的是37.0%，總體的適應分數是2.56，在“一般”之

上，大局是基本適應，但還未到完全適應，還有不適應的，其中按表態者人數的比例排列最不適應的首四項依次是：“難找工作”(36.2%)、“物價貴”(22.3%)、“言語不通”(12.1%)以及同社會缺乏溝通(10.0%)。主要還是經濟問題。

儘管如此，內地移民來澳定居，適應還是比較快，適應能力較高，其根本原因是這些移民，絕大部分來自澳門周邊省區的廣東、福建和廣西，特別是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一帶如中山、珠海、佛山、江門等地，這些地區同澳門有極密切的地緣、親緣、史緣的紐帶關係，正是地理相鄰、人脈相牽、氣候相連、民俗相親、語言相連，可以說沒有任何重大的自然、人文阻隔。即使社會制度不同，但自從中國大陸80年代開放以來，尤其是澳門回歸以後，在“一國兩制”的國策方針的安排下，既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富強，亦有利於保持澳門的穩定和繁榮，兩制互利互補，相親相近，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大大縮短兩地的距離，加速隔閡的淡化。雖然移民有少部分來自比較遠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甚至更遠的北部和西部地區，但是都是在一國之內同是炎黃子孫，血脈相連，同文同種，語言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在內地改革開放的大氣候以及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國兩制”的大環境中，加上移民中親情至上的移民動機，即使在澳門生活還未能完全適應，但也容易克服甚至不成問題。

當然，適應的快慢，適應能力的強弱，會因個人的因素而異，有所差別，但差別不大，一般的表現是：

◆ 從性別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男性比女性強；

- ◆ 從年齡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年青者比年長者強；
- ◆ 從文化程度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文化程度較高者強；
- ◆ 從前居地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鄰近省區者比遠離者強；
- ◆ 從居澳年期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居澳年期長者比居澳年期短者強；
- ◆ 從在澳居住區域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居住在移民聚居區者強；
- ◆ 從職業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職業人口比非職業人口強；
- ◆ 從家庭月均收入角度觀察對澳門社會的適應能力：收入高者比收入低者強。

4. 調查中發現，內地新移民初到澳門，面對困難和感覺“不適應”，有四成 (42.9%) 的人士表示需要經常求助或小量求助，其中一半以上 (52.9%) “向政府求助”、21.6% “向民間社團求助”和 25.5% “向親友求助”，但求助的結果獲得“很大幫助”的只有 28.4%，而 22.7% 得到的結果是“久拖不決”、“毫無作用的”。

5. 對來澳定居的內地新移民的基本特徵和基本生活方面做了一番觀察和分析後，現在可以說，在這 2,078 名新移民群體中，生活一般是基本穩定的，或者說大體可以應付，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來澳定居是為了實現家庭團聚，在澳門都有自己的家庭或親人照顧，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至於一時遇到的困難亦在所難免，特別是對其中少數人來說，困難會大些，受困擾也多些，主要原因

是他們在澳門的家庭或親人的經濟並不寬裕，或者家庭人口多，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有所欠缺，不過表示在澳生活“不適應”或“極不適應”的只有11%而已，而表示對澳門社會不滿之處亦可理解，就整個群體來說，對澳門社會及在澳門生活基本上都持正面的態度。但同時從調查中發現，新移民群體中大約有 52% 的家庭、56% 的人口在人均月收入1,000元或1,000元以下的條件下生活。而其中佔新移民群體 15.1% 的家庭、17.1% 的人口的人均月收入在 375—625 元之間，他們是最弱勢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一群，最大的困難和最難適應就是難找工作，而最需要幫助的，最充分最集中反映在他們對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建議中就是“增加就業支援”和“提供再培訓服務”，使其人力資本增值，從根本上解決他們在澳門的生活問題和發展問題，從而真正融入社會。另一方面，新移民中竟有八成以上對能夠為他們提供社會服務的政府機構“不知道”或者對提供的服務“不瞭解”，說明這些機構和服務還沒有充分發揮作用，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當今世界，接納移民的國家/地區，一般對遷入定居的移民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歧視，這些歧視又是源於不同的偏見，主要是認為移民是接納地社會的負擔，搶走了職位，分薄了福利，帶來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妨礙居民生活質素的提升等等。這些偏見，在西方福利國家中更是普遍，影響之下，即使是舊移民，一旦融入了當地社會成為正式居民以後，也會對後來之新移民存在一些抗拒心理。事實上，新移民雖然對遷入地會暫時增加一些負擔，但從根本上說，有序地接納合法移民，亦會帶來長期的社會效益，特別是在提升經濟競爭力和文化水平方面，甚至在政治方面也非一無是處的。倘若接納地的移民政策和措施因應得法，移

民不僅是有用的勞動力資源和財富的來源，他們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將遠遠超過接納他們的社會成本。

基於前述來澳定居的內地新移民群體的特徵，澳門社會為他們的來澳定居而支付的社會成本不會太高，而從中獲得的社會效益也不會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十分可觀，澳門港市 400 多年的成長，發展和今天的繁榮，就是最好的證明。

Abstract

Chapter I. Macau, An Immigrant Harbor City

The definition of “Macau’s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indicates those who migrated from China legally and settled-down in Macau less than 7 years.

“Immigrants” had been called “lai min” (people on moving) in ancient China, indicating those who migrated out from one place and settled down in another place permanently. This population had been called “immigration”. They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domestic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is book is researching on the major part of the migration, not the immigration processes, with our focus on the immigrant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As a social phenomenon, immigration had happened many centuries ago, China or abroad was like. Macau was and still is a city of immigrants coming from allover the world, having Chinese mixed with foreigners. We may say that the initiati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Macau, including its previous glories and today’s achievements, all are products of the hardworking and creativeness of the immigrants. It is the multiculturalism of Macau’s immigrants that has created a peaceful, prosperous, and modernized Macau city with a unique spirit of coexistence,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And this unique spirit has set up a good example for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we know that certain amount of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basic presuppositions and preconditions for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While population is producers, at the main time, it is also consumers. Whether a population growth in a society is appropriate or not, could give definite impact to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mmigration would give positive, negative, or both, influences to the place of out-migration and the place of in-migration. As far as the place of in-migration is considered, it might create the so-called “immigration problem”, a problem that is worth for our studies. Thus, it will b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us to conduct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problem”, to rationally analyze the social groups of immigration, to find out the patterns and regularities of immigration activity, to minimize “immigration pressure” by timely stimulating correct policies in dealing with immigration, to help them in quickly adapting and naturalizing into society, thus to stimulate social harmon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cau, etc.

In China, there were thinkers and imperial officials since the Spring &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770 BC-221 BC) who had paid attention to immigration issues, strongly suggested to encourage migration for stimulating production. They called it “more land will bring a stronger state, more population will create a stronger army, and t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hegemony.” It is pity to say that, most existing writings and publications done by ancient Chinese theorists are fragmentary and unsystematic, could not give significant impact to later generations. In today’s world population research field, western scholars are still in dominant position on immigration theories. The most popular immigration theories include “push-pull theory”, “attraction model theory” and theories deprived from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